

沈从文别集



我需要一点欲念，因为欲念若与社会限制发生冲突，将使我因此而痛苦。我需要一点狂妄，因为若扩大它的作用，即可使我从这个现实的光景中感到孤单。

七色魇

沈从文 著

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以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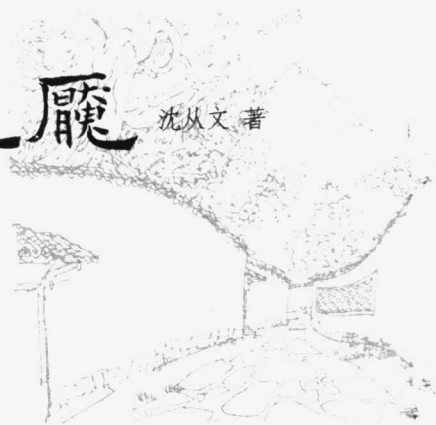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沈从文别集

七色圃

沈从文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色魔/沈从文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

(沈从文别集)

ISBN 7-5343-6427-2

I. 七...

II. 沈...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古体诗—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713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七色魔

作 者 沈从文

编 选 刘一友 向成国 沈虎雏

责任编辑 古雁桥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880×127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插页 2

字 数 113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100

定 价 13.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再 版 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直接有关。

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做文学编辑的母亲、哥哥和我。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是不倦的话题。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

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分编到不同集子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

到 1992 年编选《沈从文别集》的时候,我们自然想到从平明版《契诃夫小说选集》取法。这也是父亲的愿望,尽管他不参与“契诃夫群众”的热情讨论,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

他胸中有数。

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他只简单说：“是朋友。”

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

据我充和四姨回忆，1932年暑假，一个“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羞涩客人，初次登苏州张家门，带的一大包礼物“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契诃夫小说集》就在其中。

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

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愿望虽然没实现，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最佳译本”的产生。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沈从文别集》的编选工作。

当本书再版之际，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沈从文别集》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

沈虎雏

2005年3月11日

总 序

从文生前,曾有过这样愿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八十年代初,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也曾请人编了一套,交付出去。可是,落空了,未能实现。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

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我同虎雏商量,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编选这么一套。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不管怎样,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对文艺创作、对文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把它们发表出来,或许有助于

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

出这套书,当然,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

张兆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生命问题，幻彩纷呈，令人目眩，它古老而常新，追求明悟，实属不易。

沈从文作七色“魔”及《烛虚》诸片，从自然万汇和现世人生直接取象，抽绎哲理，心意挚着，文笔虚静，迹近庄周。

杂文及古体诗一组，属从“生命庄严”的高度，用不同体裁，对不同现世所抒发的历史感兴。

沈从文（1902—1988）

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人（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独自闯荡北京，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后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后参与中小学教材编辑工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改行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的下半生主要是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8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沈从文先生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他的小说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在文物研究上沈从文先生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坚持研究为生产、艺术创作和历史研究服务。

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20世纪70年代起，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终审名单。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沈从文别集

出版统筹 楚尘

湘行集

凤凰集

丈夫集

雪暗集

长河集

柏子集

龙朱集

泥涂集

边城集

贵生集

萧萧集

自传集

友情集

新与旧

顾问官

七色厅

记丁玲

月下小景

阿黑小史

抽象的抒情

责任编辑 古雁桥
版式设计 杨妍

封面设计 BOOK 肆意设计工作室
张亚静 李建章

目 录

从文“文革”书信选

给程流金一家 (1)

绿魔 (10)

黑魔 (37)

白魔 (49)

青色魔 (58)

赤魔(存目,编入《雪晴集》)

橙魔(存目,编入《阿黑小史》集内,

题为《神之再现》)

昆明冬景 (72)

云南看云 (79)

烛虚 (86)

潜渊 (113)

2 七 色 魔

长庚	(120)
生命	(126)
知识阶级与进步	(129)
中国人的病	(135)
读《论英雄崇拜》	(140)
穷与愚	(152)
怀昆明	(159)
北平的印象和感想	(165)
学鲁迅	(173)
喜新晴	(176)
双溪大雪	(178)
拟咏怀诗	(182)
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	(186)
西村	(187)
漓江半道	(188)
下山回南昌途中	(189)
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	(191)

从文“文革”书信选

给程流金一家^①

——1976年10月于苏州

流金、宗蕓、小妹：这次来上海一住十天，不免把你们大小安静生活秩序完全打乱，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宗蕓和小妹，为我而忙，心中实过意不去。或天不亮即上菜市为副食品而战斗，或陪同我上街买这买那，既费事又花钱不少。我回到苏州，已简直像个“运输大队长”。出站时，虽近于经过“武举”考试，勉强及了格，依然不免受老伴小小谴责，说：“大吃大喝不算，还好意思带了这么大包小包回来，真像是前清抚台巡月！”过去抚台出巡，府县必大办招待。一大群随从官吏，不仅把好吃的吃个精光，临上路，还照例把府县从当地豪绅大富人家临时借来的陈设房卧一切也一捞而光。我这

^① 程流金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回却采用“走单帮”方式搂去那么多！事实上，坐在我位子对面一对壮年夫妇，就早已估计到我是个“走单帮”的老头子。可是听到我和小妹用普通话对白，开车后，和我聊了几句闲天，便认定我只是南来不久的“北京佬”，是用“做巡抚”的办法“走单帮”转回苏州。所以快到站时，便安慰我：“只管放心，先到车厢门口等待下车，再到窗口来接包包。”我一一照办，他们为把几个提包从窗口放下时，知道分量不轻，还充满好意说：“老先生，没有人来接，我为你提过那边站口吧。时间早，车一时还不会开！”我当时不好意思麻烦人，故作从容的等下去。看看站上人快走光了，车还不开，车窗口有上百双闲着的眼睛看我“过考”。一面试照小妹方式，把主要的搭到肩上去，另一件提到手里，开步走时，虽记住王辛笛说我还“鹤发童颜”，事实上，在众目睽睽欣赏下，肯定是“相当狼狈”的。如宗津恰好同车，为从后面作个速写，那才真正“动人”！

这次南来，有机会和你家四人在一起住这一阵，也可说是近十年格外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眼见到宗津作画妙手通灵处，真是“笔下有神”！至于小妹的旺盛青春生命，在接受新社会的人事教育，面对“现实”得来的种种，从近于绝望的压抑下，对客观存在感到“无可奈何”，但是在摔不掉、摆不脱的情形下，还是忠于职守的去接受。矛盾重重中，青春生命的火焰，可还是燃得旺旺的。总的说来，“接受”和“抵抗”共同存在，正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教育”。在这份教育过程中，会使得她生长得比我们所谓“二十年代”、“三十

年代”的人，肯定更扎实得多，也中用得多的！这是一种新的最可爱的典型，我见到过不少，多相似而不尽同，对我也就是一种教育！这应当说是最足以寄托“社会转机”希望的典型！比我们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社会教育下生长的人，受的压力还直接而沉重，可是抵抗性、免疫力因此一来，也比我们强得多。我深深相信，这一代人可做的事情、可负的责任，也必比过去大而多过若干倍。应该永远鼓励他们有“向前瞻”的勇气和信心，把身心锻炼得健康而结实，培养出“破藩决篱”的“冲劲”和“韧性”，才是道理！我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虽因即早就下了改业的决心，明白所搞的老一套，已失去应有的意义，只能改弦易辙，从另一方式的工作里，作些新的试探。希望剩余下的一部分生命，也许还有可能做点别的事，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又不至于受过大大干扰而失去安全。所以从五二年起，即或有种种机会，回到过去本行中去，且明知只要乐意去，“生活”和“社会位置”即刻就可得到改善。可还是乐意放弃了“作家”的空名与由之而来的种种实惠，用个“破甑不顾”老办法，不折不扣的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也用的是一个笨而可悯的方式求实证！这种新的考试，看来是近于得到了通过。但客观的种种变化，却越来越剧烈而倏忽得出乎历史规律。所以我的一切努力，从总理故去为一道线，也许又将近于“完全失败”，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显明。所以看来最后这五几年可用的生命，

也许还得作第三次改业的安排，亦早即料想到的意中事！熟人必又觉得可惋惜，我却只是“来即接受”。独轮车终究只能当独轮车使用，配合不上社会变化，是必然而非偶然！更新的朋天，说不定又会在“人弃我取”意义下，在所有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作家”为种种原因全失去了用笔热忱和作用时，我却为了“明天”，或许会重新用个近廿五年从年青人给我的教育、启示，来重新考虑如何安排一下这五几年生命的！因为求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似乎即感觉还得有些新的责任待尽，也可尽。尽管到头来，还不免是一律“报废”，可是并不因报废而失去这点永不失去的童心！

你家小弟的事情，我回到北京时，将先给支同志一个信，问问他所主持大生产社情形。弄明白情况后，就和他商量个办法。凡是他力量能做得到的，一定将和照料关心小龙小虎一样的去处理小弟工作。至于我回京日程，本已定于十月内，据最近十五号北方来电、信，曾提及大震的可能性，还是占上风。或在最近发生，则只会到五六级。或在今冬明春，又或在明年某一时，震动将更大些，中心也将向北京附近百十里移动，以暂缓北返为合理。在这里住下，安全感当然较多，但一考虑到一些待完成、待进行的，早已排定，要争在一二年内完成的工作，总觉得与其留在这里，一无所为的过日子，还不如守在我那乱糟糟的作坊里继续工作，比较心安理得。工作尽管是近于报废情形下，还是要进行的！如上面规定的震情预报“人必集中”的办法对我有些伸缩灵活处，因年老而不必

集中到日坛或农展馆,事实上我是乐意和那个小工作室中所有共存亡,且认为十分合理的。但为难处在说服兆和。她已正式退休,和小孙女不妨暂留南方为得计。我是终生不必退休,且不限以一定形式的上班工作,行动也不受拘束,正因此,我得从“做公民责任”出发,赶回去,和六百万市民接受共同的明天任何震动,是当然事情。难处在说服老伴,使她对我生活放心,不要以为我个人毫无生活能力而担心,就对了。最难通过,也许正在这一点上。所以初步设想,十月末若还回不去,大致就只好把一部分在收尾或进行中的材料寄苏州,继续进行,能做多少是多少。但一系列工具书和有关资料不易转移,若真的北京大震一次,作坊里的一切在瓦砾堆中报废,也等于生命报废,这么活下去,可说是真正可怕的。在这里,附近公园里每天大清早即有大几百人,至多不会过六十岁,都自得其乐的打拳练功,或喝茶,用小笼包子作早点,日子过得从容十分。我总觉得是十分可怕的。我哪里会用同样方式做“逍遥公”消耗这仅有几年生命?总得想办法得到合理解决!

还盼望小妹和宗蕖为费点神,把上次从巴金家捎回的一些新印旧书,为分别用印刷挂号办法寄过苏州。附寄了五元邮费,上次在申古籍书店楼上(傍近收款人那一列摊出书)买的有关苏州织造材料,似只二角一册,十分有用。望便中再为买四五本,似得你从学校有介绍信才可买到。费神极感谢。国内搞古绸缎的跟我学得较好的只三五人,拟各送他们一本。他们极有用。另外一些新书

和翻译小说,小妹已看过的,也盼能为寄来。因为这里有五个过了二十岁的女亲戚,多在乡下蹲了五六年才返回,有的还不算正式回来,或分配到成衣业,或转入工厂,一生将在二级工的位置上不易改动职业。唯一可用的业余时间,除了看点学习材料,就是搞搞家务。大多数都只能看看小说过下去,不容许有任何突破现实限制的幻想生根的。家里多是办教育或在大学、科学院工作的,可不容易得到几本有真正教育作用的新书读。从旧译文中想办法,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译本,也无法得到。读书或学习条件,比起小妹来,就差多了。我正在为想办法,从这方面来给她们打打气,但是可能做的事,尽的力,却未免太少!

* * *

这信写了好几天,因为被亲友拉去看了一回桂花。太湖边真正够得上叫“果园乡”的窑上的桂花。正当摘花时,有千百男女老幼正在忙到摘桂花。一个山接一个山,在阶段整齐的花树下工作,估计能及时摘下的,还不会到十分之二三,其余都不可免随同一夜小雨而重归泥土。桂花栽得并不太密,可是在盛开中多已把压得弯弯的树枝挡住行路人,无法通过。真是一生奇观。另外又看了一回用直保圣寺的泥塑,大约是五代时作品,水即近宋式,非唐式法。天气好,在小市镇上吃得也很好……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